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二十七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奏

旨修輯

藝文

四十

雜著

上古

握奇經

風后

八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
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
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
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
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
塵以出四奇天地之衝行爲風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

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
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
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
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
望敵卽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
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而爲
動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
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
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布地
四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
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客傲

郭璞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
庭豈虛鮮今足下旣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
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
儼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
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
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
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
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
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海淮龍德時乘羣才雲駭
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
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

南陽之豪民吾挺鋒驕驕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
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
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輦熙冰之采
不羨旭晞混光曜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
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虵以騰
驚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縻於麗采香惡乎芬
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
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
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
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元悟不以應機洞鑒不
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
寄羣類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

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閭一
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
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元陸之短景故
皐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
顰螭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悶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
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
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婆
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
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行以倏忽吾
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唐

晉問

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
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
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
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
其高壯則騰突撐拒鰲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嘯終古
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
覷關牒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
之翔舞洞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魚則
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出
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
指混潰后土潰濁麋沸鼉鼉詭怪于汨汨騰倒馱越委泊
涯涘呀呬欲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

轟雷怒風撼鵠于嶮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崩潰
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橦櫓之所
御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
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
言表裏河山者備敵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
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
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鍛爲鈎爲鏑爲鏃爲
槩爲鏃山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稊稊合衆靈而
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
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
谷之積觀者胆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
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踰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

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轍
諸華北讐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
固已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
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
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先生曰
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圻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
匿而馬蕃焉師師旣旣溶溶紘紘輻輳麟麟或赤或黃或元
或蒼或醇或駟駢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乍
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躐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
壑雲拂而不止羣飲源稿迴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漬
漬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恍開合萬狀喜者鵲
怒者人搏決然全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駢山扶壑耳搖

層雲腹梢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
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洩更噓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
仰乳俯齧蟻雜螽集啾啾漉漉旋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歛
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
以范鞅軒以樂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
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
置此而新其說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
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旣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
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礧壑
之紆縈凌噴吮之杪顛漱泉源之淪潛根絞怪石不土而植
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
連巒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硤硤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

所應則潰潰漰漰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
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捎殺摧碎塊北霞披電裂又似其工觸
不周而天柱折鷗鷺鵲號鳴飛翔羶豕虎兕奔觸讙慄伏
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
波以入於河而流焉盪突肆兀轉騰冒沒顛秦神驅石以梁
大海抵曲鱗蹙滙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
之懸水摺拉顛踏捽首軒尾頽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
波之旋滔山觸天旣渟旣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
挺拔而出林立峰崕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
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
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
德不患無土患無士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

聖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祁既
諸侯叛之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壅津涯千里雷馳重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罟罾麗
罟織紆其間巨舟軒昂伉伉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
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白鼉逐毒螭叱馮夷立
水涓搜攬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掉躡擁踴以
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
神振拔漣淪攜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電於龍門
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
鬱切莫保龍籍甘揉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
夫魴鱮鮪鯉鱣鯢魴鱣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
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舄鹵聞膾

炙之美則掩鼻蹙額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
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
聞其上者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
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塋畦畹之交錯
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邇彌紛屬不知其垠俄
然決源醴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脉寫膏浸漑濕
滑汨彌高掩庫漫壠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澗
瀾沛濺偃然成淵潏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
其以及神液陰澍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
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幕幕奮憤離析鍛圭椎
璧眩轉的礫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氷裂電碎龍從增益
大者印景小者碎削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曰晶熠煜螢駭電

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歛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
圃之巍巍皦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變化之神奇卒不
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
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
貢其賁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
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
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
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
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
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
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

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晏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撓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先生曰三河占帝

主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
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
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思有百獸率
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不怒有昌
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
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
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
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
道不闕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實戒則義之實恬
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
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
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
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
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
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
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
壘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
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
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猥猥擯僂何以自表於今
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
清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聊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
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愧恐慄之不

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
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
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爲
片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
而行躡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愚蠢
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
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閼端貞鯁
亮包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噉啗抵瑕陷
厄固不足以趙趙批捩而追其跡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
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耗耗窒惑扶
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斲賊固不足以睢盱激昂
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